

澳華新文苑

第1197期 (A)

蛇年之初話未來 梁曉純

清早推開窗子，一縷薄霧輕撫面頰，如往常一樣，樹上的鳥鳴聲清脆悅耳。一滴水珠懸在翠綠的樹梢尖上，顛巍巍的搖搖欲墜，像極了蛇的信子。

今天是農曆蛇年的第一天，空蒙的天光下彷彿架起了一座時間的橋樑，連接著過去與未來。

蛇是十二生肖中為安靜的生靈，是智慧與靈性的象徵。在許多東西方古代神話中，都有蛇的影子。史料中記載，史前文明的蘇美爾人就是呈蜥蜴或者蛇形的，《山海經》里記錄的最早期人類也多是蛇系或是龍首人身的模樣。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與女媧的身體也是蛇形，他們開天闢地，造出了人類。

此時的我站在這座時光之橋上，回望像一幅油畫般明暗交織的2024年。俄烏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巴以衝突的傷口仍在流血，氣候變化的警鐘愈發急迫，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在十一月的美國大選中，川普以壓倒性優勢上演王者歸來。科技的浪潮洶湧澎湃，量子計算的突破、生物技術的革新、太空探索的進展，都在重塑著人類的認知邊界。而在這幅畫卷上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當屬人工智能科技的迅猛發展了。

就在剛剛過去的幾天裡，在人們正為ChatGPT的飛速狂奔而驚歎的同時，Deep Seek橫空出世，不僅震蕩了全球AI界，同時震蕩了世界金融市場，使得華爾街萬億股值瞬間蒸發。

AI顛覆了人類對歷史的發展進程的認知，它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幾乎掌握了人類數千年漫長的歲月中積累下來的全部知識，其發展速度令人難以置信。如今再提起展望未來，已不是以世紀計、年代計、月計、星期計，而是以天計、時計了，甚至於，就在我們談論未來的此刻，它已經來了。

AI對教育的衝擊，最令人汗顏。據悉中科院的某位院士在他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今天的教育，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那種讓孩子背個大書包，搞什麼題海戰術的教育方法已經屬於純粹的浪費生命。教育最大的挑戰，不是學習，而是喚醒人的創造力。

這不禁使我想到了馬斯克，他那移民火星的夢想曾一度讓人覺得瘋狂。其實如果我

們放開給自己思維所設的限制就會發現，馬斯克不過是一個比一般人聰明些的正常人而已。

人類實現像今天坐飛機一樣乘著飛船往來於地球與火星之間，將成為現實。對於浩瀚宇宙而言，地球與火星的距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僅銀河系中，類似太陽的恆星就有八百億顆，而整個宇宙中類似銀河系的星系有無數個。

佛家也告訴我們：宇宙有三千大千世界，每個大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每個中千世界又有一千小千世界，如此整個宇宙擁有十億個小世界，地球和火星所在的太陽系僅相當於一個小世界。

可見，地球太渺小了，人類太渺小了，人類發明的AI也太渺小了，它最終能掀起多大的風浪？

我仰望星空，回歸到老莊、釋迦，古代先哲們。我發現，AI遠沒有達到數千年前人類就已描述過的神仙境界，它的進化也許只是一種輪迴吧，並沒有逃出先知們的視野。

樹上的鳥兒仍在躡著，叫著，那不是全息影像，不是電子合成，那是我眼前真切的生命在歌唱。至少目前，AI對樹上的小鳥或是草窠里的蟋蟀來說，尚無影響。

將來，也許我們會離開地球，飛往更遙遠的星際；也許AI會進化到我們無法想像的程度。但在這樣一場科技狂歡之外，人類仍然需要一盞溫暖的燈，一頓樸素卻熱騰騰的晚餐，一本帶著手寫筆記的舊書，一個有溫度的，屬於碳基人的幸福生活。

人們羨慕天上的神仙，但有時神仙也要下凡。誰能說那些生而知之的古聖先賢，不是從天上下凡來到人間的？幾千年前各地神話中那些天神，莊子筆下那“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仙人，不是比今天的AI更厲害嗎？

或許，所謂AI，只是造物主對日益自以為是的人類玩的一個小小的惡作劇而已。也或許將來，打敗AI的，是AI自己。因為終有一天，它那瘋狂的進化將令它自己也猝不及防，正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鳥叫聲停止了，周圍變得異常安靜，我輕輕關上了窗戶，將這份靜謐留在心底。蛇年才剛剛開始，而屬於它的故事，正在悄然展開。

蛇是種複雜的生靈，它們和人類之間相愛相殺的纏鬥歷史也如“水蛇鱗”（粵語：很長之意。“鱗”意指水蛇蛋）那般長。先說說人類與蛇相愛相敬的歷史吧，且不說《白蛇傳》蛇妖的化身白娘子是多麼美貌善良，也不提蒲松齡的小說《聊齋志異》裡的“蛇人”故事里的小青（蛇）是多麼溫順懂事，就說咱們中華文化中象徵著強大和吉祥力量的圖騰“龍”，據歷史考證：目前發現最早在中國龍形圖案來自於約8000年前位於今內蒙古敖漢的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為龍形堆塑，即用紅褐色石塊擺放的龍，全长近二十米，其外觀為蛇形。這充分說明，龍的形象是蛻變於蛇，即是有足之蛇，人類的想像力再怎麼牛叉，也脫離不了人類器官所能觀察的現實物件，只不過“龍”既然已經是神物，是崇拜的圖騰，那麼現實世界裡就不可能再看到它，它只能活在想像的空間裡，所以它能飛、能騰雲駕霧，能肆意作為。不像它的蛇兄弟，只能苟活於世，任人宰殺烹食。

說到烹食，我想起小時候，在廣州北京路有一家著名的餐館叫“蛇王滿”，顧名思義，該店以宰殺蛇類烹調待客而名震四方。因我父母都是北方籍人，他們不好這口，小時候的我也無緣品嚐，到了青少年時期，愛好交友的我記憶里也記得曾呼朋喚友一起光顧過，記得在“蛇王滿”的大門旁，擺滿了囚滿了蛇的鐵籠子，少說也有二、三十個，籠子裡的蛇有“過山峰”（眼鏡王蛇），有五步蛇（尖吻腹蛇），亦有“大楠蛇”等無毒蛇，這些蛇有的在籠裡盤身打坐，對著前來好奇地觀看它們的食客愛理不理，對生死不置於心，也有的蛇狂吐蛇信子，“嘶嘶”地咒罵不停，一副凜然捨命的

蛇年說蛇 楚雷

屈……到了上席時，記得菜肴里椒鹽蛇碌、辣椒炒蛇片等。印象最深的是服務員端上來的一盅盅蛇羹，細嫩如雞絲，但又比雞絲鮮美……不過後來大概是因為野生動物保護法，這家創辦於1885年的“蛇王滿”餐館於1999年無聲無息關閉了。

說到吃蛇，記憶最深刻的還是我當知青的時候，那年頭我在帽峰山的一個果園場二區當知青，因為是國營農場，比插隊的知青兄弟的境遇略好一些，白飯有得吃，每天早餐雷打不動就是“醬油撈白飯”，每周能夠吃一次風能吹得起的幾片豬肉。當時每天都是在山頭幹活，不是鋤地就是挑大糞，繁重的勞動致使年輕的軀體對油脂、肉類有一種近乎瘋狂的渴望。只要看到可以吃下嘴的動物。諸如河裡的魚類，野地的青蛙、鳥類、流浪狗（極少見，但只要有的，翻過山梁都會被追趕而來的知青幹掉）。知青的眼睛都會噴出火來，想方設法把該動物填進肚子裡……

某日放假，我去農場的場部小賣部買日常用品，從二區走逶迤山路到場部要一個多小時，我百無聊賴地走著走著，途徑一條小河渠時突然發現水面漂著一條俗稱“水律”的水蛇，水蛇是沒毒的，於是我揉了揉被火焰焚燒已久的紅睛，挽起褲腿毫無遲疑地跳下河渠，幸好河渠不深，也就淹到大腿中部，那條水蛇輕而易舉被我撈了起來，有近二尺長，蛇身圓碌碌地挺厚實……我

“情人節” 情人節饑民 千波

這個破節，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本來一個正常的太平日子，因為“情人節”這麼個美麗動聽的幌子，反而搞得雞飛狗跳的，弄出一堆“饑民”來。

話說我和文人圈裡的資深“吃貨”（當然褒義詞是“美食家”）——小施，以及“圈邊上”的——大老闆老倪，不知何年何日因何緣故，形成了一個固定的“三人吃喝小組”，不定時地在城裡探店吃吃喝喝一番。上次我們吃的是韓國燒烤，大熱天的坐在烤爐旁，把我們自己也烤了個半熟。呵呵。這次飯聚正好趕上了情人節，中午我們約好了一起在城裡吃上海菜。

臨近午飯時分，小施打來電話，說悉尼鐵路又罷工了，現在只有鐵路沒有火車。下一班火車不知還有沒有，什麼時候能來，看來進城要泡湯。我說我剛買了一個最新款蘋果手機，居然也在情人節這天死機了！怎麼也啟動不了，還好舊手機依然在，勉強先用著，現在正在電訊店與修理店之間來回奔波修手機。

那咱先取消午飯吧？然也然也。

又過了一陣兒，小施發消息說她已“就地”吃上了越南粉兒，因為“早起”（十點多起床叫“早起”，你給評個理），所以得吃點什麼補補身體。

哎喲！我這“特早起”的人午飯還沒著落呢！修好手機回家挺晚了，又在電話上與電訊公司理論修手機賬單問題，只好一邊聽電話，一邊煮幾個速凍餃子胡亂填一下肚子了事。

上海菜午飯泡湯了，晚飯吃點好的吧？比如我們邦迪海灘辦公室樓下就有個牛排館，似乎還有位子。結果我家小哥哥要加班（非常罕見的），著我（慣性加班

的）去買點外賣。咱家天天晚上點蠟燭，所以並不缺少“燭光”，但是今天陰差陽錯地愣是缺了“晚餐”。

牛排顯然只宜堂食不宜外賣。那買點什麼好呢？我想起早幾天小哥讓我看電視里的廚藝節目，兩個大廚在展示如何做泰餐炒寬粉，而我因為慣性加班，老也抽不出空兒實踐一下。我我……我去泰餐館買一份現成的總可以吧。

大概是因為“情人節”，大餐館晚餐一律要預約，小餐館倒是不用預約，可是也爆滿。我驅車奔到一家常去的泰餐館，只見餐館里所有桌子都坐得滿滿的，開放式廚房工作臺上貼著一大溜兒待做的單子，廚房裡七八個人滿頭大汗在忙乎，餐館門口還站著一堆外賣小哥，還有等外賣的客人。

這陣式下我也不敢多點複雜的菜，就來個炒寬粉吧，我從店裡順回家了一些沙拉和別的吃食，勉強能湊夠一頓晚餐。店員小姐告訴我，這個菜要等二十到三十分鐘。

哦買糕的，有更快的嗎？沒有，這是最快的。

我咬咬牙，那就等吧。

等我把這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外賣運回家，就著燭光吃完了晚餐，已經晚上九點了。小哥對這個買來的寬粉還特別不滿意，認為是“垃圾”。

孜孜，你你……又要glutenfree又不想吃米，還不想自己動手烤牛排。米、面、肉都不行，我能想到買粉兒，已經是腦力風暴的結果啦！誰讓你不早點預約情人節大餐，而非要當“情人節饑民”呢！

當然這只是我的“腹誹”，情人節嘛，還是不要輸出負面情緒。饑民的好處也不是沒有，可以省錢加減肥呀！

蛇年祝福 湯瑪斯

誘惑與詛咒在舌尖纏繞	你穿過詛咒的火焰
你背負著原罪的十字架	在灰燼中
尋找失落的樂園	尋找重生的密碼
沙漠的風雕刻你的骨節	當鐘聲敲響蛇年的黎明
每一道紋路都是生命的年輪	你終於明白
你吞下自己的影子	每一次蛻皮都是祝福
在黑暗中消化光明	每一次詛咒都是重生
	每一次誤解都是
	通往真理的
蛻下的皮囊堆積成山	窄門
每一層都是重生的紀念碑	

拎回宿舍後，熬了水蛇粥和同宿舍的知青分吃了。二十多年前，我有一位資深的佛教徒朋友，她諄諄不倦地教育我：“蛇是小龍，是有靈性的，是不能用來裹腹的”，聽多了，覺得在理，加上政府頒佈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蛇也在保護之列，現今的生活也比當知青時物質豐富了不知多少，也沒有必要再去禍害這些小生靈了。

不過說到“吃蛇”，佛語講“六道輪迴”及“超生”，蛇作為宇宙里的生物，自然也會有“輪迴”和“超生”的權利，蛇被人吃了化成人體組織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此蛇超生為人”呢？不過這種“超生”（佛語的“超生”：是超離惡道苦痛、往生善道彼岸之意）的程序充滿了暴力和血腥，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徹底革命”，所以我想蛇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願意完成這“生命不可承受之痛”的此等“超生”的。

至於說到對蛇類的辱罵那是多了去了，什麼“冷血動物”、“毒如蛇蝎”、“狡獪如蛇”，心腸狠毒的美女，會被罵作“蛇蠍美人”，漢高祖劉邦起事時還要斬殺一條當道的白蛇以策應天命。但細細想想，是不是有點誤會蛇們了，蛇類既不像蒼蠅、老鼠之類的與人爭食，亦不像老虎、獅子類猛獸分鐘會主動噬食人類。蛇類的毒液主要還是保護自己，平日它們像修鍊的居士一聲不吭地躲在草叢山野，而且還吞吃老鼠、黃鼠狼等有害的畜類以助保護人類的農作物。或許它們真的是動物界里被人類誤會了的一眾好漢，值得人類在蛇年好好重新審視一下它們！